

〔加拿大〕阿瑟·黑利著

汽车城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汽车城

[加拿大]阿瑟·黑利著

朱 雯 李金波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rthur Hailey

Wheels

国际中文版授权 ©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1971. Arthur Hailey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Dell Boo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1993.
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汽 车 城

[加拿大]阿瑟·黑利著

朱 雯 李金波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锦佳装潢印刷发展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6.25 插页 5 字数 349,000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,001—20,000 册

ISBN7-5327-1637-6/I·981

定价:18.60 元

从今以后，任何装着轮子的车辆，从日出到天黑，一律不准进入市①区……凡是在夜间进入、黎明还留在市内的车辆，必须停止行驶，出清车厢，直至规定通行的时间……

——尤利乌斯·恺撒执政时的元老院法令，公元前四十四年

在市内任何地方都绝对无法安睡 狭小而弯曲的街上来往车辆川流不息……闹得连死人也会惊醒过来……

——朱文纳尔②的讽刺诗，公元一百十七年

① 指古罗马。

② 古罗马讽刺诗人。

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正在生闷气。头天夜里，他睡得不好，因为电被只是断断续续散发热气，害得他冻醒好几次，他刚才穿着睡衣，外加晨衣，在屋子里踱了一转，把修理工具摊在他睡的那半边床上。这张特大号床上的另一半边还睡着他妻子。这会儿，他正动手拆开电流控制开关。几乎一下子就看出是接触不好，夜里忽而通电忽而断电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一面板着脸，嘟嘟囔囔地埋怨电被制造厂商没抓好质量，一面把那套东西拿到地下室工场去修理。

他妻子科拉莉动弹了一下。再过几分钟，闹钟要响了，她就会瞌睡朦胧地起来，做他们两个人的早饭。

外面，在底特律以北十二哩的郊区布卢姆菲尔德山，天还是黑糊糊的。

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，是个瘦子，动作敏捷，平时性情温和。他之所以生气，除了由于电被以外，还另有原因。那都怪埃默森·维尔。几分钟前，从床边轻轻开着的收音机里，通用汽车公司负责人听到新闻广播，这里头也有汽车工业的头号评论家那讨厌、严峻、熟悉的声音。

昨天，在华盛顿一次记者招待会上，埃默森·维尔又针对他心爱的几个靶子——通用汽车公司、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轰了一阵。新闻通讯社大概从其他方面弄不到

过得硬的新闻，显然已把维尔的攻击巨细不漏地统统发表出来了。

埃默森·维尔指责，汽车工业的三大公司犯下了“贪婪、罪恶阴谋和任意利用公众信任以谋私利”的罪。所谓阴谋，就是说，他们仍旧不去发展取代汽油发动的车子，也就是电动车和蒸汽汽车，维尔硬说这类汽车“现在已经有了”。

这种谴责并不新鲜。不过，维尔这个精通宣传、善于应付新闻界的能手，又加进了够多的新鲜材料，使得他的议论平添了新闻价值。

世界上最大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得过工程学博士学位，平时只要有空，总高兴在家里干干其他活，这一回他也高高兴兴修好了电被控制开关。然后洗了个淋浴，刮了胡子，换上办公服，跟科拉莉一起吃早饭。

一份《底特律自由新闻》放在餐室桌子上。他一见报上第一版赫然登着埃默森·维尔的名字和照片，就怒气冲冲，一下把报纸拂到地上。

“好呀。”科拉莉说。“但愿这一下，你心里舒服些。”她在他面前摆上一份低胆固醇早餐——不涂牛油的烤面包片上搁着一个蛋白，外加西红柿片和干软酪。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妻子总是亲自做早饭，还跟他一块儿吃，不管他出门多早。她往他对面一坐，捡起那份《自由新闻》，打了开来。

不大一会，她报告说：“埃默森·维尔说，我们既然有技术力量能让人登上月球和火星，那么汽车工业也就能生产一种十分安全、没有缺点、不会污染周围环境的汽车。”

她丈夫霍一下放下刀叉。“我这顿早点，已经是这样少了，难道你一定还要来糟蹋吗？”

科拉莉微微一笑。“我还以为早已给其他什么糟蹋了呢。”接着又心平气和说：“维尔先生从《圣经》上引来了一段话讲到空气污染的。”

“活见鬼！《圣经》上哪儿有讲到那种事情的话啊？”

“不是见鬼，亲爱的。那是在《旧约》里的。”

他禁不住好奇，嚷嚷着说：“往下念吧。反正你本来就是安的这个心。”

“从《耶利米书》上引来的，”科拉莉说。“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；但你们进入的时候，就玷污我的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。”她又给丈夫和自己分别倒了点咖啡。“我确实认为他这人挺聪明。”

“谁也没转弯抹角讲过那个杂种不聪明。”

科拉莉又出声念了起来。“‘维尔说道，汽车和石油工业，共同拖延了技术的发展，技术上有了这样发展，本来早就可以制造出性能良好的电动车或蒸汽车的。论据很简单。假如制造这样一种汽车，那么在污染空气的内燃机方面的巨额投资势必化为乌有。’”她放下报。“这段话有正确的地方吗？”

“明摆着维尔都认为是正确的。”

“可你不以为然？”

“那还用问。”

“难道一点都不正确？”

他气呼呼说：“有时候，不管在什么谬论中，都有点真理的苗子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埃默森·维尔之流的话，听起来才好象有点道理。”

“那么你会否定他说的话吗？”

“大概也不会。”

“为什么不会?”

“因为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把维尔当对手打，人家就会指责我们以大压小，仗势欺人。如果置之不理，我们也会挨到骂，但那样做，至少不会让人家把话引错。”

“难道不该有人回答吗?”

“如果有个机灵的记者找上亨利·福特，他很可能回答。”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笑了笑。“只不过亨利会讲得理直气壮，报上也不会把他的话说全部登出来。”

“要是我担任了你的职位啊，”科拉莉说，“我想我是会说几句的。那是说，只要我真的相信那是正确的。”

“谢谢你的指教。”

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吃完早饭，他不想再上他妻子的当了。但是，刚才的一席话，还有，照科拉莉看来，对他偶尔也有好处的那番讽刺，却已经帮他消了心头的气。

隔着通厨房的门，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可以听到那走做女佣已经来了，这也就是说，他的汽车和司机这会儿正等在外面，那姑娘就是汽车开来时顺便带来的。他从餐桌边站起身，吻别了妻子。

隔了几分钟，时间刚过六点，他那辆凯迪拉克牌布鲁厄姆式轿车，转入电报局路，朝着洛奇高速公路和城中新区驶去。这是个爽朗的十月早晨，一阵阵西北风里透着冬意。

密执安州底特律市——汽车城，全世界的汽车首都——正在醒过来。

也是在布卢姆菲尔德山，离开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住宅有十分钟的路程，飞驶着一辆林肯牌大陆型汽车，福特汽车公

司的业务副总经理正准备赶往底特律都城机场去。他早已一个人吃过早饭。那盘早点是女管家送进灯光柔和的书房里，放在写字台上的。从清早五点起，他就在书房里，一会儿翻阅备忘录（大多印在特制的蓝色公文纸上，福特汽车公司那些副总经理总是用这种公文纸来制订规划的），一会儿让录音机录下他的简短指示。不论早餐送来时，还是吃着的当儿，他始终埋头工作，简直没有抬过一眼，其他大多数经理至少要花一天时间才能做好的工作，他却在一个小时里就完成了。

刚刚作出的决定，大部分是关于新厂的兴建或扩建的，需要几十亿经费。业务副总经理的职责之一，就是审核各项工程规划，还有安排先后次序。有人问过他，管理这类处置巨额款项的事，是否叫他伤脑筋。他回答道：“不伤脑筋，因为我心里总是只当没有最后三位数字。那样一来，就不比买进一所房子费力啦。”

这种实事求是、迅速麻俐的回答，正好活描出这个人是象火箭一样，从一个地位很低的汽车推销员，一跃而挤进汽车工业十来个上层决策者的行列。他凑巧也是这样一步登天似地成了个亿万富翁，虽说有人可能会想到，一个人要飞黄腾达、发财致富，是否不该吃点苦头。

业务副总经理每天总是发疯一样工作十二小时，有时多至十四小时，他的职务也往往要他每周工作七天。今天，大部分居民都还睡在床上，他却要乘坐公司的喷气星式机赶到纽约去，趁这段旅行时间，跟一批属员回顾一下销售情况。等飞机一降落，他就要去主持一个会议，跟福特汽车公司那些区经理，讨论这个问题。紧接着，就要去应付一个打口头官司似的会议，参加会议的二十个新泽西州经销商，对保用和维修问题

都有些牢骚呢。之后，他要在曼哈顿，参加一次银行公会的午宴，还要在宴会上讲话。讲话过后，要在一个不拘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上由着记者提问。

刚过正午不久，那架公司飞机就会送他回底特律。在晚餐前，他都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候约会和处理日常事务。不定哪个时间，他还在埋头工作，理发师会走进来给他理发。晚饭是在经理室上面一层的顶楼房子里吃的，一面还要同各部主任吹毛求疵地讨论新的车型。

再以后，他要上威廉·尔·汉密尔顿殡仪馆，去吊唁一个公司同事。昨天，这个同事由于工作过度，引起心肌梗塞，突然死了。（汉密尔顿殡仪馆，按照严格规定，只接受汽车界最高领导人物，这些人至死都讲究等级，就在这里入殓，再送往他们专用的林间草地公墓去下葬，那里有时也称作“经理祠”。）

最后，业务副总经理就回家去了——带着一只公事包，里面装满文件，留到明天早晨再处理。

这会儿，他推开早餐盘子，将文件胡乱放好，站了起来。在这间私人书房里，四壁都摆满书籍。对这些书，他常常带点如饥似渴的样子看上一眼，不过这天早晨倒没有看；几年前，有一度，他书看了很多，涉猎的面也很广，如果碰巧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，他是可能成为文人学者的。可是，如今他没有时间看书了。连日报，也非要等他抓住片刻工夫，才能匆匆浏览一下。这天的报，仍然跟女管家送来时一样折得好好的，他拿起来，塞进包里。只有到后来，他才会知道埃默森·维尔最近的一次攻击，私下里把他咒骂一顿，汽车工业界的其他许多人，在当天，也都会这么做的。

在机场场上，随同业务副总经理一起去的那批属员，早已

在福特空运公司机库的候机室里等着了。他毫不怠慢，马上开口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这一伙八个人一上飞机，喷气星式机的发动机就发动了，最后一个上飞机的人还没缚好安全带，飞机就已经在滑行了。只有那些搭乘过自备飞机的，才知道跟定期客机相比，要节约多少时间。

尽管速度很快，可是飞机还没滑到起飞跑道，大家都已经把公事包拿出来，放在膝盖上打开了。

业务副总经理领头讨论起来。“这个月东北地区的业绩都不理想。具体数字，你们都跟我一样清楚。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还希望有人告诉我正在采取什么措施。”

他说罢，飞机起飞了。

太阳悬在地平线上的半空中；暗红色的一团，在飞驰着的灰色云层中间灿灿发光。

正在往上升的喷气星式机下面，晨光中逐渐看清了伸向四处的一大片城市和郊区：底特律闹市区，一平方哩的绿洲，象是一个小型曼哈顿；前面紧接着，一哩哩的浅褐色街道、大楼、工厂、住宅、高速公路——大多数蒙着尘土：一个其脏无比的生产城，竟然不给清洁工作拨出一点点经费。西边，比较整洁、比较葱翠的迪尔伯恩市，毗连着鲁奇河的大工厂区；恰成对照的是，东端的五个大角^①，一片树木，修得整整齐齐的，都是有钱人安身的地方；南边是烟雾迷漫的工业城怀恩道特；贝尔岛，在底特律河里显得那么大，象是一只满载货物的灰绿色驳船。靠加拿大那一边，底特律河对岸，是肮脏的温泽城，论

^① 指底特律附近的五个富人住宅区，即“大角”、“大角庄”、“大角园”、“大角林”和“大角岸”，合称为底特律的“黄金海岸”。

丑陋，倒可以跟它美国老大哥的最糟地方相匹配。

在日光照耀下，只见这些地方的四面八方、里里外外，来往车辆川流不息。仿佛蚁群那样（或者象一群群旅鼠，这要看观察者把着眼点放在哪里），成千上万的工人、职员、经理等人，前往不计其数的大小工厂，去投入新的一天生产。

全国汽车生产，都是在底特律的控制和操纵之下的。这一天的生产早已开始了。在埃德塞尔·福特和沃尔特·克莱斯勒两条高速公路那挤满汽车的汇合处，竖着一块其大无比的固特异轮胎广告牌，牌上标出汽车生产的进度。一个个数字都有五呎高，看上去象只巨型路程表，靠了一个全国性新闻报道系统，一分钟一分钟记录着本年度的汽车生产进度，数字是十分准确的。随着全国各地完工的汽车一一开出流水线，这里的总数也就逐渐增长。

这时，东部时间地带的二十九家工厂已经开工，各厂的生产数字正在补充进来。过不了多久，中西部的十三家装配厂也纷纷开工，跟着加利福尼亚州还有六家工厂也开了工，数字就变动得更快了。本城那些乘坐汽车的人，正象医生量血压，或者股票经纪人翻看道-琼斯索引^①一样，来对固特异轮胎广告牌上的数字。有些参加汽车协作组织^②的乘客，每天用一早一晚的统计数字来打赌。

离广告牌最近的汽车生产单位，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两家工厂——在大约一哩路外的哈姆特拉姆克的道奇厂和顺

① 美国资产阶级统计学者查理·道和爱德华·琼斯联合编制的几种主要股票市场价格的索引。

② 汽车协作组织，指一些自备汽车主进行协作，规定各人轮流驾驶自己的汽车，让其他人作为乘客。

风厂，从早晨六点起，每小时都有一百多辆汽车陆续不断开出流水线。

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现任董事长，在过去也会顺路到厂里去，看看开工的情况，还亲自检验一辆完工的车子。可是眼下他难得这样做了，今天早晨，他这会儿还待在家里，喝着咖啡，随便翻看《华尔街日报》。他妻子去闹市区参加艺术协会的晨会前，就亲自端来了咖啡。

在以前，这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主要负责人（当时他是新任的总经理），是所有工厂中一个办事特别巴结的人，这一则是因为正在衰落、没有起色的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，再则因为他决心要摘掉“管帐的”这顶帽子，凡是不靠推销经售、不靠工程技术、而是顺着财务这条道路提升上来的人，这顶帽子总是一直戴在头上。在他掌管之下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经历了兴衰两种局面。长达六年一个周期的景气，使他赢得了股东的信任；第二个周期，财政上敲响了警钟；接下来，含辛茹苦，厉行节约，费尽心血，才再一次减少了财政危急，所以有些人就说，碰到艰难时刻或者倒霉年月，公司总是大显身手，最有作为。总之，没有人再认真相信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那尖儿细细的“五角星”^①会越出轨道——这是靠自力更生得来的不大不小的成绩，使得公司董事长如今赶得少了，想得多了，要阅读什么就阅读什么了。

这会儿，他正在阅读埃默森·维尔最近的一篇抨击文章。《华尔街日报》上登的这篇文章，虽不象《底特律自由新闻》写得那样浮夸，但是，维尔就是叫人讨厌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发现，这个汽车评论家的意见，翻来复去的，总不脱老一

^① 指车型。

套。过了一会，他就去翻看地产新闻了，此类新闻报道倒是比较中肯些。虽然还不是人所共知的事，可是在过去几年里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已经建立起一个地产帝国，这不仅使公司业务多样化了，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内（或者梦想如此吧），还会叫现在的“老三”至少也跟通用汽车公司一样大。

这时候，董事长就是这样轻松自在心里有数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哈姆特拉姆克和其他各处的工厂，仍然在滚滚不尽地开出汽车来。

就这样，今天早晨，汽车业三大公司也照往常一样，都在努力维持这个局面，另一方面，规模较小的美国汽车公司，靠了威斯康星州北面的工厂，也在源源不绝地添上一批批数量较少的“大使”、“大黄蜂”、“标枪”、“小妖精”等等牌子的汽车。

二

在费希尔高速公路北面的一家汽车装配厂里，副厂长马特·扎勒斯基，一个头发花白的汽车工业老手，很高兴今天是星期三。

倒不是因为这一天没什么迫切的问题，没什么未了的事务——这样的日子可从没有过。今天夜里，也是夜夜如此，他会浑身乏力回家去，一边觉得自己已经不止五十三岁，一边深信自己在压力锅里又活过了一天。有时候，马特·扎勒斯基巴不得精力再旺盛得象年轻时代，或者象刚刚参加汽车生产那时，或者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空军投弹手那时。有时候，他追怀往昔，还想到，在战争年月，尽管他在欧洲枪林弹雨之中，有着令人难忘的战斗经历，也没有现在担任老百姓的职务这样危机四伏。

他走上装配厂车间的夹层楼面，进了他那间玻璃办公室还没有几分钟，甚至在脱外衣那会儿，就已经匆匆看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份盖着红火漆印的备忘录——工会的申诉书，他马上明白，如果不及时处理得当，可能引起全厂罢工。在旁边一叠纸堆里，不用说，还有叫人担心的事情——其他头痛问题，包括紧张物资缺乏（这类事，每天总会有一些），或者要求抓好质量，或者机器发生故障，或者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新的难题，这类问题，不管哪一项，或者统统在内，都能中断流水

线，停止生产。

扎勒斯基正象往常一样，矮胖的身子扭了几下，往灰钢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一埋。他听到椅子咯吱一响——提醒他注意身体越来越过重了，如今腆着个大肚子了。他想想也不好意思：B-17 型轰炸机那狭窄的前舱，现在休想挤进去了。他巴不得人一发愁，体重就减轻；可是，看来反而在增加，特别是在弗雷达去世后，夜里冷冷清清的，他只好去打开冰箱，找点吃的啃啃，因为没有别的事好做。

但是，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。

头等大事头里做。他按了下通总办公室的对讲机开关；秘书还没有来。接话的是值班记录员。

“给我找帕克兰德和工会委员，”副厂长吩咐道。“叫他们赶快到这儿来。”

帕克兰德是领班。外面不会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一个工会委员，因为他们不会不知道他办公桌上那份盖着红火漆印的备忘录。在厂里，坏消息传播起来就好比着了火的汽油。

那叠文件现在还没有碰过，但他过会儿总得去翻阅一下。看到了文件，他就回想起，刚才一直在闷闷不乐地想着那许多足以使流水线中断的原因。

不管出于什么理由，中断流水线，停止生产，对马特·扎勒斯基来说，总象一把刀子顶着腰眼。他这个职务的作用，他本人所以存在的理由，就是要让流水线运行，以一分钟一辆车的速度，从流水线尽头开出装好的汽车来，不管这个戏法是怎么变的，也不管有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象个要把戏的，将十五个球同时抛到了半空中。上级经理部门对把戏怎么要不感兴趣，对任何辩解也漠然置之。事关紧要的是结果：定额，日产量，

生产费用。但要是流水线停了，他马上会听到。耽误一分钟，就等于没有生产出一辆完整的汽车，这个损失是怎么也弥补不了的。所以，即使中断两三分钟，也要损失几千块钱，因为流水线停了，工资和其他费用却还是要哗啦哗啦花出去。

但是，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。

对讲机卡嗒一响。“他们来了，扎勒斯基先生。”

他没好气应了一声。

马特·扎勒斯基喜欢星期三，理由很简单。星期三离开星期一已经有两天，而星期五还要过两天才来到。

星期一和星期五，在汽车厂里，是经理部门最伤脑筋的日子，因为旷工的多。每逢星期一，计时工资工人不来上班的，比其他日子多；星期五也差不多。这是因为往往在星期四，工资支票一发出，许多工人就酗酒的酗酒，吸毒的吸毒，开始过个长长的周末，过后，星期一不是成为补个觉就是醒个酒的日子了。

就这样，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五，一个大问题把其他许多问题都压下了，那就是不管人手奇缺，也得生产下去。拿人当棋盘上的棋子一样移来移去。把有些人从做惯的工作中调走，让他们干从来没有干过的活。平时只管拧紧轮胎螺帽的工人，可能会不知不觉在安装前挡泥板，往往只给他指点一下就算了，有时根本也不指点。把有些人从后备雇工中，或者从装货上车、打扫卫生等一类不要多少技术的岗位上，匆匆忙忙拉出来，什么地方还有空缺，就分配到什么地方去顶缺。有时候，他们做这种临时工，一下子就学会了；有时候，可能把整班时间都花在安装水箱皮管箍，或者类似的事上——搞得乱七八糟的。